

「五讲四美」曲艺选



07

广电部文艺部
长江文艺出版社 编

“五讲四美”曲艺选

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编
本社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潜江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930毫米32开本 6.5印张 1插页 116,000字
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3,4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292 定价：0.58元

目 录

相声

- 农老九翻身记夏雨田 1
爱情的位置夏雨田 21
“非洲人”的爱情夏雨田 30
花花世界夏雨田 47
我死了以后丁润洪、寇更儒、王占友 65
到底怨谁李祯国、崔喜跃、赵福玉、牛 群 77
郝市长原建邦、师胜杰 88

湖北大鼓

- 情投意合张明智 98
加班车夏雨田 106
春风送暖密承顺 112

湖北道情

- 只生一个邹远宏 115
还是喜欢你邹 立 121

长阳南曲

- 歌乡婚礼龚发达 128

快板

- 爱民曲唐文光 135
夸嫂子郭天智 143
找雷锋刘汉家 154
-

河南大调曲子坐唱

老伴儿笑 沐、冬 里 161

山东快书

三排长魏兰柱 165

评书

击鼓传花流 冰、洪 顺 177

风雨送春归何祚欢 185

农老九翻身记

(相 声)

夏雨田

- 甲 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喜欢的人。
- 乙 是。
- 甲 你最喜欢谁？
- 乙 我最喜欢我妈。
- 甲 咱们差不多。
- 乙 你也最喜欢你妈？
- 甲 我最喜欢他妈。
- 乙 他妈？他妈是谁？
- 甲 我们孩子他妈。
- 乙 唔，你爱人呀。
- 甲 我最喜欢我爱人。
- 乙 谁都喜欢自己的爱人。
- 甲 我爱人比别人的爱人更爱人。
- 乙 怎么那么可爱？
- 甲 我工作想起她，干劲增加；学习想起她，热血
哗哗；冬天想起她，冰消雪化，夏天想起她——
中暑发痧。
- 乙 想得都中暑啦！

甲 见过我爱人吗？
乙 没见过。
甲 我也没见过。
乙 啊？！
甲 我也没见过几回。
乙 你不是结婚多年了吗？
甲 十三年了。
乙 那怎么跟爱人没见过几回？
甲 我在城市，她在农村，两地分居，相隔千里。
乙 牛郎织女。
甲 要不然能想得中暑发痧吗！
乙 离一千多里，够远的。
甲 不光路离得远，我们俩好多方面都离得远。
乙 还有什么距离？
甲 这么说吧，工农之间的三大差别，在我们俩身上都有体现。
乙 三大差别？
甲 我是农业技术员，她是普通社员；我大学毕业，她小学三年；我脑力劳动，她体力种田；我居城市，她住乡间；我每月工资五十九，她一年才四十八块钱。
乙 这距离是挺远。
甲 连说话都有距离。
乙 说话有什么距离？
甲 我是知识分子腔调，她说土语方言。
乙 这没什么妨碍。

甲 不大协调。比如我喊她：“梅花！”

乙 你爱人叫梅花。

甲 如果她清脆地回答：“哎！我听见你的呼唤，立刻飞到你的身边。有事吗，亲爱的？”

乙 咳！酸不酸哪！

甲 她不会这套。

乙 她怎么回答？

甲 “梅花！”她回头一笑：“搞么家？”（土语）

乙 啊？！搞么家。

甲 我用手一扶她肩膀：“梅花，看，今晚的月亮多象个玉盘。”

乙 嘿！还抒情哪！

甲 她不习惯这种抒情，我用手扶她肩膀，她用胳膊肘拐我小肚子（动作）：“莫这样，搞得满吓人！”

乙 是有点吓人。

甲 文艺欣赏我们也不同。

乙 也有差别。

甲 我爱《大雷雨》，她爱《百日缘》；我爱小提琴独奏，她爱大鼓单弦；我欣赏交响乐，她喜欢采莲船；我说英国芭蕾舞最精湛，她说街上耍猴的挺好看。

乙 咳！

甲 我拉她看了一回芭蕾舞《天鹅湖》，看完她给了六个字的评价。

乙 什么评价？

甲 费脚尖、省布票。

乙 费脚尖、省布票？
甲 芭蕾演员脚尖磨的多，衣裳穿得少。
乙 这么个费脚尖、省布票呀。
甲 最有意思是上回我问她知不知道贝多芬。
乙 德国十八世纪大音乐家，她恐怕不熟。
甲 她笑了：“贝多芬哟，我熟得很！”
乙 熟得很？
甲 “贝多芬就是我们后头贝家大湾的哟！”
乙 啊？！贝多芬跑贝家大湾去了。
甲 “满好看的个姑娘。”
乙 咳，贝多芬又变女的了。
甲 “是个姑娘，她在队里抓计划生育。”
乙 贝多芬抓计划生育？
甲 “她去年才结婚，是公社刘主任的堂客。”
乙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！
甲 所以人家说我们俩有三大差别。
乙 你等等，你们这么多差别，怎么结的婚？
甲 这就得从农老九的遭遇谈起了。
乙 农老九？我就听说过去有臭老九。
甲 臭老九是总称。学工的是工老九，学医的是医老九，我是学农的……
乙 农老九。
甲 对了。象你们搞文艺蹦蹦跳跳的……
乙 那是？
甲 猴老九。
乙 啊！我们要猴呀！

甲 猴老九比农老九强。

乙 怎么办呢？

甲 农老九是臭老九里最末一等：农老九，农老九，老九里头排第九，老九里的小九九，臭得最远最长久。

乙 什么叫臭得最长久呀？

甲 经久耐臭。

乙 咳。

甲 农老九远不如你们猴老九。

乙 就别提那猴老九啦。

甲 我是1966年打农学院毕业分配到县里工作。

乙 分到那个县？

甲 无法县。

乙 无法县？！

甲 这个县最穷最落后，一大片不毛之地，光秃秃就跟人不长头发似的，多少年无法翻身，无法改变面貌，人送外号——无法县。

乙 这么个无法县呀。

甲 我下决心改造无法县，治理无法县，让无法县长毛。

乙 长毛？

甲 改造无法县不毛之地。

乙 你行吗？

甲 我是农学院毕业的，我懂农业科学，尤其对土壤化肥有研究，在学院我写的化肥论文，得到教授赞赏，说我是未来的优秀的化肥人才。

乙 化肥人才呀。

甲 可那阵化肥人才没人理。

乙 不受重视。

甲 我可满腔热情，头天报到，第二天就下生产队办科学种田训练班，可动员了半个月才八个人报名。

乙 怎么都不来？

甲 社员说：科学种田大锅饭，种田科学饭大锅，反正饭锅一般大，科不科学差不多。

乙 差不多呀！

甲 那时候田种好种坏责任差不多，地里收多收少分配差不多，农业技术用不用效果差不多，我们化肥人才有没有、死了活着差不多。

乙 全差不多。

甲 训练班开学第一天，第一堂课，等了一个多小时，八个学员才勉勉强强……

乙 到齐了。

甲 到了一位。

乙 就一个？

甲 还是个梳辫子的。

乙 姑娘。

甲 你说这一男一女课怎么上？

乙 照样上。

甲 人家说闲话啦。

乙 说什么？

甲 说一男一女，这不是农业训练班。

乙 是什么？
甲 婚姻介绍所。
乙 搞对象来了。
甲 不过倒没说错，这个唯一的女学员就是我现在的爱人——梅花。
乙 还真谈上了。
甲 开始我并没想找个农村姑娘。
乙 想找个城市的。
甲 过去人家给介绍过一位城里姑娘，我自我介绍：我是农学院毕业，学土壤化肥，我研究化肥热爱化肥，誓把青春贡献化肥。
乙 化肥谜。
甲 姑娘听了抿嘴一乐：“我们家不缺化肥。”
乙 啊？！
甲 “我也不爱化肥，一朵鲜花不能插在化肥上，再见吧，密斯特土化肥。”
乙 把你当土化肥了。
甲 可是这梅花姑娘对我特别尊重，又勤奋好学，还有眼光。她说：“要改造无法县，靠科学！”
乙 有认识。
甲 还说，她要当了大官，封我无法县县长兼化肥办公厅主任。
乙 有这机构吗！
甲 我说：我不当县长、主任，我只想当你们家女婿。
乙 求亲啦。

甲 梅花，有人瞧不起我们，说姑娘嫁给农老九是一朵鲜花插在化肥上。

乙 就别提那个啦。

甲 梅花说：鲜花插在化肥上有什么不好，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嘛！

乙 这话回答得太妙了。

甲 梅花，你太好了，我一定当一个合格的、称职的——肥当家。

乙 这就定啦。

甲 从此，梅花待我更好了，他用我教她的农业知识，培育了优质棉，又用优质棉给我做了两条大棉裤，一条四斤多重。

乙 成棉被了。

甲 穿上这棉裤比穿锅炉还暖和。

乙 有穿锅炉的吗！

甲 别人瞧不起农老九，梅花热爱农老九，别人对我是冷酷的心，梅花对我是棉裤的心。

乙 棉裤的心？

甲 两条大棉裤多么温暖。

乙 是够暖和。

甲 就这么着，我们成了亲。

乙 结婚了。

甲 有人讽刺她，说她是棉裤招亲，叫她化肥夫人、化肥堂客。梅花说：“化肥堂客怎么样？明儿我还要生两个小化肥，气死你！”

乙 你气我干吗！

甲 她气那说风凉话的。结婚后，我们互相关心，互相爱护，互相体贴，互相帮助，我教她更多的农业知识，她给我做更厚的锅炉棉裤。

乙 还做棉裤哪。

甲 遗憾的是棉裤再厚挡不住心寒。

乙 干吗寒心？

甲 农老九越来越不受重视，天天让我打杂。

乙 让你干什么？

甲 今天代理会计，明天帮忙统计，我站过柜台，修过水利，干过采购，教过体育，辅导过宣传队，教唱过样板戏，写过总结材料，管过结婚登记。

乙 什么都干。

甲 就是不干农业科技。

乙 不务正业。

甲 是我没理想吗？我满腔热血！是我没有干劲吗？我有劲使不出来！是我没学问吗？我，一肚子化肥呀！

乙 一肚子化肥？

甲 我献出来谁要呀？

乙 没人要。

甲 我忍无可忍，走！回城！

乙 回城？

甲 这时候梅花已经怀孕九个月，我们的小化肥要出世了。

乙 嘿，你要当化肥爸爸了。

甲 而且是两个小化肥的爸爸。

乙 两个？

甲 梅花怀的是双胞胎。

乙 真的？

甲 梅花不愿意我走，可丈母娘同意：“我说肥当家呀，看样儿在农村你是肥不起来了，还不如进城碰碰运气呢。”

乙 碰运气？

甲 我托关系，找门路，好不容易调到了机械厂。

乙 工厂需要化肥人才？

甲 他们需要烧饭人才。

乙 当炊事员哪！

甲 反正不务正业，与其在农村打杂，不如进城当炊事员。

乙 你会做饭吗？

甲 没什么，不就是烧大锅饭吗！炒菜多搁点味精，不够味儿再加点化肥！

乙 啊？！炒菜搁化肥？

甲 反正混呗！

乙 混哪！

甲 临别那天，丈母娘做了一顿饭给我送行，我端起酒杯，百感交集：“谢谢妈！”

乙 想起样板戏来啦。

甲 （唱）告别山乡泪汪汪，一肚子化肥用不上！农老九实在太窝囊，无可奈何离家乡，夫人怀孕就要进产房，一胎生下化肥二太郎！

乙 日本儿子。
甲 什么叫日本儿子？
乙 不是化肥二太郎吗？
甲 双胞胎——化肥二太郎！
乙 说清楚。
甲 就这样，离乡进城，一别十三载。
乙 十三年啦。
甲 夫妻两地十三年，一年一度相见难，离愁别恨知多少，千里姻缘弹簧牵。
乙 那叫千里姻缘一线牵。
甲 不，弹簧牵。
乙 什么叫弹簧牵？
甲 一年就一回探亲假，时间短，见面的时候好比后头绷着弹簧，还没来得及说几句悄悄话，假期满，时间到，啪啪把我又弹回去了。
乙 这么个弹簧牵哪！
甲 从此，我们成了弹簧夫妻，猴皮筋伴侣，松紧带的两口子。
乙 就别形容了。
甲 千里姻缘弹簧牵，拉拉扯扯十三年，若非棉裤厚又暖，那能坚持到今天。
乙 还真不容易。
甲 太不容易啦，两地生活，日子难过呀。人家下班回家逗孩子，我下班回家喂兔子；人家礼拜天挽着爱人逛公园，我礼拜天搀着我妈溜马路……

乙 咳!

甲 过去有时嫌梅花说话土，现在做梦都听见她亲切的乡音：“搞么家”“莫这样，搞得满吓人……”

乙 全想起来了。

甲 我多么想她再用那有力的胳膊肘拐我小肚子。

乙 咳!

甲 可惜，千里迢迢，想让她拐也拐不着了。

乙 没那么长胳膊。

甲 每当明月当空，我就倍加思念梅花：她此刻干吗呢？是在煮红苕饭？还是在给孩子纳鞋底，也许又在给我做棉裤……

乙 还做棉裤哪!

甲 我已经整整三年没有回去探家了。

乙 干吗不回家去?

甲 家里超支一千多块，为攒钱还债我没探家。

乙 够艰苦的。

甲 意想不到的，三中全会以后，喜讯传来：厂里为照顾弹簧夫妻，批准调梅花进厂了。

乙 是吗？这可解决大问题了。

甲 我太高兴了，我跟妻儿可以团聚了，以后我下班用不着喂兔子解闷了，星期天也能挽着爱人逛公园了，又可以享受胳膊肘拐小肚子的天伦之乐了……〔情不自禁，拐乙〕

乙 往那儿拐!

甲 我立即拍了电报让梅花速来。

乙 这就好了。

甲 可一个多月连回音都没有。

乙 这怎么回事？

甲 是不是病了？不会呀，她身体棒着哪，她拐我一下我疼三天。是不是现在农村搞责任田她太忙？再忙也该回个信儿呀，是不是我三年没回去她生气了？

乙 有可能。

甲 哎呀，是不是她一生气又给别人做棉裤去了？

乙 你想那儿去了。

甲 不行，我得马上回去。

乙 干吗？

甲 抢棉裤！

乙 至于吗！

甲 我日夜兼程赶到了家。

乙 究竟出了什么事？

甲 推门进屋，一人没有，这不是我的家。

乙 走错门了？

甲 门没错，屋里东西错了。

乙 什么叫东西错了？

甲 我们屋是破板凳，这家是新靠椅。

乙 凳子错了。

甲 我们屋是旧板床，这屋是新绷床。

乙 床错了。

甲 我们家床上是补丁被，这屋里是新棉被。

乙 被子也错了。

甲 我们屋里喂老母鸡，这屋里架电视机。